宋史/卷40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四百〇七 ◄

宋史
卷四百〇八　列傳第一百六十七

► 卷四百〇九

吳昌裔

吳昌裔，字季永，中江人。蚤孤，與兄泳痛自植立，不肯逐時好，得程頤、張載、朱熹諸書，輒研繹不倦。嘉定七年舉進士，聞漢陽守黃　　得熹之學，往從之。

調閩中尉。利路轉運使曹彥約聞其賢，俾司糴場。時歲饑，議糴上流，昌裔請發本倉所儲數萬而徐糴以償，從之。調眉州教授。眉士故尚蘇軾學，昌裔取諸經為之講說，祠周惇頤及顥、頤、載、熹，揭《白鹿洞學規》，仿潭州釋奠儀，簿正祭器，士習丕變。制置使崔與之薦之，改知華陽縣。修學宮，來四方士，斥羨錢二十萬緡，買良田備旱。通判眉州，著《苦言》十篇，慮蜀甚悉。攝郡事，御軍有紀律。尋權漢州，故事比攝官，奉饋皆如真，昌裔命削其半。核兵籍，興社倉，郡政畢舉。興元帥趙彥吶議東納武仙，西結秦、鞏，人莫敢言，昌裔獨奮筆力辨其非。未幾，武仙敗，二州之民果叛。

端平元年，入為軍器監簿，改將作監簿。改太常少卿。徐僑於人少許可，獨賢之。兼皇后宅教授，昌裔以祖宗舊典無以職事官充者，力辭，改吳、益王府教授。轉對，首陳六事，其目曰：天理未純、天德未健、天命未敕、天工未亮、天職未治、天討未公。凡君臣之綱，兄弟之倫，舉世以為大戒而不敢言者，皆痛陳之。至於邊臣玩令，陟罰無章，尤拳拳焉。拜監察御史，彈劾無所避，且曰：「今之朝綱果無所撓乎？言及親故則為之留中，言及私昵則為之訖了，事有窒礙則節帖付出，情有嫌疑則調停寢行。今日遷一人，曰存近臣之體，明日遷一人，曰為遠臣之勸。屈風憲之精采，徇人情之去留，士氣銷耎，

下情壅滯，非所以糾正官邪，助國脈也。」

臺臣故事，季詣獄點檢。時有爭常州田萬四千畝，平江亦數百畝，株逮百餘人，視其牘，乃趙善湘之子汝櫪、汝梓也，州縣不敢決，昌裔連疏劾罷之。冬洊雷，春大雨雪，昌裔居齋宮秉燭草疏，凡上躬缺失，宮庭嬖私，廟堂除授，皆以為言。又言：「將帥方命，女寵私謁，舊黨之用，邊疆之禍，皆此陰類。」且曰：「今大昕坐朝，間有時不視事之文；私第謁假，或有時不入堂之報。上有耽樂慆逸之漸，下無協恭和衷之風。內則嬖御懷私，為君心之蠹；外則子弟寡謹，為朝政之累。遊言噂遝，寵賂章聞，欲《簫》、《勺》大和，得乎？」

又念蜀事阽危，條四事以進：實規橅，審功賞，訪軍實，儲帥才。時有果、閬州守臣逃遁而進職，有知遂寧李煒父子足跡不至邊庭而受賞，僨軍之趙楷、棄城之朱揚祖皆不加罰；又帥臣趙彥吶年老智衰，其子淫刑黷貨，士卒不用命，安癸仲恥遭抨彈，經營復用，欲起謫籍以代帥垣，昌裔皆抗疏彈擊。

又歷言三邊之事曰：「今朝廷之上，百辟晏然，言論多於施行，浮文妨於實務。后族王宮之冗費，列曹坐局之常程，群工閑慢之差除，諸道非泛之申請，以至土木經營，時節宴遊，神霄祈禳，大禮錫賚，藻飾治具，無異平時。至於治兵足食之方，脩車備馬之事，乃缺略不講。」且援靖康之敝，痛哭言之。

出為大理少卿，屢疏引去，不許。會杜範再入臺，擊參政李鳴復，謂昌裔與範善，必相為謀者，數讒之，以權工部侍郎出參讚贊四川宣撫司軍事。人曰：「此李綱救太原也。太原不可救，特以綱主戰，故出之耳。」昌裔曰：「君命也，不可不亟行。」慷慨襆被出關，忽得疾，中道病甚，帝聞之，授秘閣修撰，改嘉興府。昌裔曰：「吾以疾不能歸救父母，上負聖恩，下負此心，若舍遠就近，舍危就安，人其謂我何？」辭至四五，而言者以避事論矣。

改贛州，辭，以右文殿修撰主管鴻慶宮。遷浙東提刑，辭，改知婺州。婺告旱，民日夜望之，乃不忍終辭，減騶從供帳，遣僚佐召邑令周行阡陌，蠲粟八萬一千石、錢二十五萬緡有奇。加集英殿修撰，卒，以寶章閣待制致仕。

昌裔剛正莊重，遇事敢言，典章多所閑習。嘗輯至和、紹興諸臣奏議本末，名《儲鑒》。又會粹周、漢以至宋蜀道得失，興師取財之所，名《蜀鑒》。有奏議、《四書講義》、

《鄉約口義》、《諸老記聞》、《容臺議禮》、文集行於世。

初，昌裔與徐清叟、杜範一日並入臺，皆天下正士，四方想聞風采，人至和《三諫詩》以侈之。然才七閱月以遷，故莫不惋惜云。後謚「忠肅」。

汪綱

汪綱，字仲舉，黟縣人，簽書樞密院勃之曾孫也。以祖任入官，淳熙十四年中銓試，調鎮江府司戶參軍。

馬大同鎮京口，強毅自任，綱言論獨不詭隨。議者欲以兩淮鐵錢交子行於沿江，廷議令大同倡率行之，綱貽書曰：「邊面行鐵錢，慮銅寶泄於外耳。私鑄盛行，故錢輕而物重。今若場務出納不以鐵錢取息，堅守四色請買舊制，冶鑄定額不求餘羨，重禁以戢私鑄，支散邊戍與在軍中半者無異，不以鐵錢準折，則淮民將自便之，何至以敝內郡邪？」大同始悟。試湖南轉運司，又中，綱笑曰：「此豈足以用世澤物耶？」乃刻意問學，博通古今，精究義理；覃思本原。

調桂陽軍平陽縣令，縣連溪峒，蠻蜒與居，綱一遇以恩信。科罰之害既三十年，綱下車，首白諸臺，罷之。桂陽歲貢銀二萬九千餘兩，而平陽當其三分之二。綱謂向者銀礦坌發價輕，故可勉以應，今地寶已竭，市於他郡，其價倍蓰，願力請痛蠲損之。歲饑，旁邑有曹伍者，群聚惡少入境，強貸發廩，眾至千餘，挾界頭、牛橋二砦兵為援，地盤踞萬山間，前後令未嘗一涉其境，不虞綱之至也，相率出迎。綱已夙具酒食，令之曰：「汝何敢亂，順者得食，亂者就誅！」夜宿砦中，呼砦官詰責不能防守狀，皆皇恐伏地請死，杖其首惡者八人，發粟振糶，民賴以安。

改知金壇縣，親嫌，更弋陽縣。父義和為侍御史主管佑神觀。尋丁父喪，服除，知蘭溪縣，決擿如神。歲旱，郡倚辦勸分，綱謂勸分所以助義倉，一切行之，非所謂安富恤貧也，願假常平錢為糶本，使得循環迭濟。又躬勸富民浚築塘堰，大興水利，餓者得食其力，全活甚眾。郡守張抑及部使者列綱為一道荒政之冠。以言去，邑人相率投匭直其事，綱力止之。

繼知太平縣，主管兩浙轉運司文字，未赴，罹內艱，擢監行在左藏西庫。屬金人殺其主允濟自立，遣使來告襲位，議者即欲遣幣，綱言：「使名不遜，當止之境上，姑命左帑

視例計辦，或且留京口總司，令盱眙諭之曰：『紀年名節，皆犯先朝避忌，歲幣乃爾前主所增，今既易代，當復隆興、大定之舊。』俟此議定，而後正旦、生辰之使可遣。遲以歲月，吾擇邊將葺城堡，簡軍實，儲峙糗糧，使沿邊屹然有不可犯之勢，聽其自相攻擊，然後以全力制其後。」廟堂韙之。

提轄東西庫，又幹辦諸司審計司。以選知高郵軍，陛辭，言：「揚、楚二州當各屯二萬人，壯其聲勢，而以高郵為家計砦。高郵三面阻水，湖澤奧阻，戎馬所不能騁，獨西南一路直距天長，無險可守，乃去城六十里隨地經畫，或浚溝塹，或備設伏，以扼其衝。」又慮湖可以入淮，招水卒五千人造百艘列三砦以戒非常。興化民田濱海，昔范仲淹築堰以障舄鹵，守毛澤民置石礎達函管以疏運河水勢，歲久皆壞，綱乃增修之。部使者聞於朝，增一秩，提舉淮東常平。淮米越江有禁，綱念「淮民有警則室廬莫保，歲凶則轉徙無歸，豐年可以少蘇，重以苛禁，自分畛域，豈為民父母意哉？請下金陵糴三十萬以通淮西之運，京口糴五十萬以通淮東之運。」又言：「兩淮之積不可多，昇、潤之積不可少。平江積米數百萬，陳陳相因，久而紅腐，宜視其收貯近久，取餉輦下百司、諸軍。江上歲餫當至京者，貯之京口、金陵轉漕。兩淮、中都諸倉，亦當廣糴以補其數。」

制置使訪綱備禦孰宜先，綱言：「淮地自昔號財賦淵藪，西有鐵冶，東富魚稻，足以自給。淮右多山，淮左多水，足以自固。誠能合兩淮為一家，兵財通融，聲勢合一，雖不假江、浙之力可也。祖宗盛時，邊郡所儲足支十年；慶曆間，中山一鎮尚百八十萬石。今宜上法先朝，令商旅入粟近塞，而算請錢貨於京師。入粟拜爵，守之以信，則輸者必多，邊儲不患不豐。州郡禁兵本非供役，乃就糧外郡耳，今不為戰鬥用，乃使之共力役，緩急戍守，專倚大軍，指日待更，不安風土，豈若土兵生長邊地，墳墓室家，人自為守邪？當精擇伉壯，廣其尺籍，悉隸御前軍額，分擘券給以助州郡衣糧之供，大率如山陽武鋒軍制，則邊面不必抽江上之戍，江上不必出禁闈之師。生券更番，勞費俱息。」

時有獻言制司廣買荒田開墾，以為營田，綱以為「荒瘠之地不難辦，而工力、水利非久不可，棄產欺官，良田終不可得，耗費公帑，開墾難就。曷若勸民盡耕閑田，川澮堙塞則官為之助，變瘠為沃，使民有餘蓄。晁錯入粟之議，本朝便糴之法，在其中矣。」制司知其無益，乃止。

淮東煮鹽之利，本居天下半，歲久敝滋，鹽本日侵，帑儲空竭，負兩總司五十餘萬，亭戶二十八萬，借撥於朝廷五十萬，又會餉所復鹽鈔，舊制弗許商人預供貼鈔錢，鹽司坐是窘不能支。綱抉摘隱伏，凡虛額無實，詭為出內，飛走移易，事制曲防，課乃更羨。

既盡償所負，又贏金三十萬緡，為椿辦庫，以備鹽本之闕。添置新灶五十所，諸場悉視乾道舊額三百九十萬石，通一千三百萬緡，課官吏之殿最。綱約己率下，辭臺郡之互饋，獨增場官奉以養其廉。

擢戶部員外郎、總領淮東軍馬財賦。時邊面多生券，山東歸附月餉錢糧，以緡計增三十有三萬，米以石計增六萬，真、楚諸州又新招萬弩手，皆仰給總所，而浙西鹽利積負至七十餘萬緡，諸州漕運不以時至。綱核名實，警稽慢，區畫處分，餉事賴以不乏。

移疾乞閑，得直秘閣、知婺州，改提點浙東刑獄，皆屢辭不得請。慮囚，至婺，有奴挾刃欲戕其主，不遇而殺其子，　　讒妄牽連，徑出斬之。釋衢囚之冤者。台盜鍾百一非共盜，尉覬賞，躐申制司，綱謂：「治盜雖尚嚴，豈得鍛煉傅會以成其罪邪？」於是得減死。禱雨龍瑞宮，有物蜿蜒朱色，盤旋壇上者三日。綱曰：「吾欲雨而已，毋為異以惑眾。」言未竟，雷雨大至，歲以大熟。

進直煥章閣、知紹興府、主管浙東安撫司公事兼提點刑獄。訪民瘼，罷行尤切。蕭山有古運河，西通錢塘，東達台、明，沙漲三十餘里，舟行則膠。乃開浚八千餘丈，復創閘江口，使泥淤弗得入，河水不得泄，於塗則盡甃以達城。十里創一廬。名曰「施水」，主以道流。於是舟車水陸，不問晝夜暑寒，意行利涉，歡欣忘勩。屬邑諸縣瀕海，而諸暨十六鄉瀕湖，蕩潏灌溉之利甚博，勢家巨室率私植埂岸，圍以成田，湖流既束，水不得去，雨稍多則溢入邑居，田閭浸蕩。瀕海藉塘為固，堤岸易圮，鹹鹵害稼，歲損動數十萬畝，蠲租亦萬計。以綱言，詔提舉常平司發田園，奇援巧請，一切峻卻，而湖田始復；郡備緡錢三萬專備修築，而海田始固。綱謂：「是邦控臨海道，密拱都畿，而軍籍單弱。」乃招水軍，刺叉手，教習甚專，不令他役。創營千餘間，寬整堅密，增置甲兵，威聲赫然。兼權司農卿，尋直龍圖閣，因任。

理宗即位，詔為右文殿修撰，加集英殿修撰，復因任，又加寶謨閣待制。寶慶三年大水，綱發粟三萬八千餘、緡錢五萬振之，蠲租六萬餘石，捐瘠頓蘇，無異常歲。越有經總制窠名四十一萬，其中二十五，則紹興以來虛額也，前後帥懼負殿，以修奉欑宮之資偽增焉。綱謂：「負殿之責小，罔上之罪大」。摭其實以聞。詔免九萬五千緡，而宿敝因是著明矣。

紹定元年，召赴行在，綱入見，言：「臣下先利之心過於徇義，為身之計過於謀國，媮惰退縮，奔競貪黷，相與為欺，宜有以轉移之。」帝曰：「聞卿治行甚美，越中民力如

何？」對曰：「去歲水潦，諸暨為甚，今歲幸中熟，十年之間，千里晏安，皆朝廷威德所及，臣何力之有。」權戶部侍郎。越數月，上章致仕，特畀二秩，守戶部侍郎，仍賜金帶。卒，越人聞之多墮淚，有相率哭於寺觀者。

綱學有本原，多聞博記，兵農、醫卜、陰陽、律曆諸書，靡不研究；機神明銳，遇事立決。在越佩四印，文書山積，而能操約御詳，治事不過二十刻，公庭如水。卑官下吏，一言中理，慨然從之。為文尤長於論事，援據古今，辨博雄勁。服用不喜奢麗，供帳車乘，雖敝不更。所著有《恕齋集》、《左帑志》、《漫存錄》。

陳宓

陳宓，字師復，丞相俊卿之子。少嘗及登朱熹之門，熹器異之。長從黃　　遊。以父任歷泉州南安鹽稅，主管南外睦宗院、再主管西外，知安溪縣。

嘉定七年，入監進奏院。時無敢慷慨盡言者，宓上封事言：「宮中宴飲或至無節，非時賜予為數浩穰，一人蔬食而嬪御不廢於擊鮮，邊事方殷而椿積反資於妄用，此宮闈儀刑有未正也。大臣所用非親即故，執政擇易制之人，臺諫用慎默之士，都司樞掾，無非親昵，貪吏靡不得志，廉士動招怨尤，此朝廷權柄有所分也。鈔鹽變易，楮幣秤提，安邊所創立，固執己見，動失人心，敗軍之將躐躋殿巖，庸鄙之夫久尹京兆，宿將有守成之功，以小過而貶，三牙無汗馬之勞，託公勤而擢，此政令刑賞多所舛逆也。若能交飭內外，一正紀綱，天且不雨，臣請伏面謾之罪。」奏入，丞相史彌遠不樂，而中宮慶壽，三牙獻遺，至是為之罷卻。尋遷軍器監簿。

九年，轉對言：

「人主之德貴乎明，大臣之心貴乎公，臺諫之言貴乎直。陛下臨政雖勤而治功未舉，奉身雖儉而財用未豐，愛民雖仁而實惠未遍。良由上下相蒙，務於欺蔽。匭奏囊封，有懷畢吐，陛下付近臣差擇，是有意於行其言也。而有司惟取專攻上躬與移咎牧守之章，騰播中外，以答觀聽。今赤地千里，蝗飛蔽天，如此其可畏，猶或諱晦以旱不為災、蝗不害稼，其他誣罔，抑又可知。臣故曰『人主之德貴乎明』。

大臣施設，浸異厥初。凡建議求言之人，則以他事逐，諫官言事稍直，則以他職徙。忠憤者指為不靖，切直者目曰沽名，眾怨所萃則相繼超升，物論所歸則以次疏外。某人之

遷，是嘗重人罪以快同列之私忿者；某人之擢，是嘗援古事以文邇日之天變者。直節重望以私嫌而久棄，老姦宿臧以巧請而率復。使大臣果能杜幸門、塞邪徑，則舉錯當而人心服。臣故曰『大臣之心貴乎公』。

臺諫平居未嘗立異，遇事不敢盡言。有如金人再通，最關國體，近而侍從，下至生徒，莫不力爭，冀裨廟算，獨於言責，不出一辭。輦轂之下，乾沒巨萬，莫之誰何；州縣之間，罪僅毫髮，摭以塞責。大臣所欲為之事則遂之，所不右之人則排之。仁宗時，有宰相奉行臺諫風旨之譏，今乃有臺諫不敢違中書之誚，豈祖宗設官之初意哉？臣故曰『臺諫之言貴乎直』。

三者機括所繫，願陛下幡然悔悟，昭明德以照臨百官。大臣、臺諫，亦宜公心直節，以副望治之意。」

指陳敝事，視前疏尤剴切焉。宓遂請罷歸。在告日，擢太府丞，不拜，出知南康軍。詣史彌遠別，彌遠曰：「子言甚切當，第愚昧不能行，殊有愧耳。」至官，歲大祲，奏蠲其賦十之九。會流民群集，宓就役之，築江隄而給其食。時造白鹿洞，與諸生討論。改知南劍州。時大旱疫，蠲逋賦十數萬，且弛新輸三之一，躬率僚吏持錢粟藥餌戶給之。創延平書院，悉仿白鹿洞之規。

知漳州，未行，聞寧宗崩，嗚咽累日。亡何，請致仕。寶慶二年，提點廣東刑獄，章復三上，迄不就。直秘閣，主管崇禧觀，宓拜祠命而辭職名。卒，進職一等致仕。三學諸生以起宓為請，而沒已閱月矣。

初，宓之在朝也，寺丞丁焴往使金，宓歎曰：「世仇未復，何以好為？」餞詩有「百年中國豈無人」之句。後數年，聞關外不靖，以書抵焴曰：「蜀口去關外雖遠，實如一身。近事可寒心，皆士大夫之罪，豈非賄道不絕之故耶？」焴服其言。

宓天性剛毅，信道尤篤，嘗為《朱墨銘》，謂朱屬陽，墨屬陰，以驗理欲分寸之多寡。自言居官必如顏真卿，居家必如陶潛，而深愛諸葛亮身死家無餘財，庫無餘帛，庶乎能蹈其語者。端平初，殿中侍御史王遂首言：「宓事先帝有論諫之直，而不及俟聖化之更，宜褒其身後，以勸天下之為臣者。」帝為感動，詔贈直龍圖閣。所著書有《論語注義問答》、《春秋三傳抄》、《讀通鑒綱目》、《唐史贅疣》之稿數十卷，藏於家。

王霆

王霆，字定叟，東陽人。高大父豪，帥眾誅方臘，以功補官。霆少有奇氣，試有司不偶，去就武舉，嘉定四年，中絕倫異等。喬行簡考藝別頭，喜曰：「吾為朝廷得一帥才矣。」

授承節郎，從軍於鄂，帥鍾興嗣戍邊，請於樞密院，以霆為隨軍都錢糧官。總領綦奎委霆專一教閱總效軍，尋委帥師守禦黃州。沿江製置副使李　　辟置幕下，淮右兵叛，遣霆招諭之。霆於軍事知無不言，謂：「招募良家子，不可以寅緣關節冒濫其間，防守江面，全藉正軍，若義勇、民兵，特可為聲援耳。而所謂大軍，羸病者多，兵械損舊，豈不敗事。調兵防江，當於江岸創屋居之，使之專心守禦。諸軍伍法既廢，平居則無以稽其虛籍冒請之敝，無以糾其竄逸生事之人，緩急則無以稽其併力向敵之志，無以連其逃陳不進之心。此尉繚子所以著束部伍之令，太公謂伍法為要者謂此也。用兵不以人數多寡為勝負，惟教習之精否，則勝負之形可見矣。」

理宗即位，特差充浙西副都監、湖州駐劄。時潘甫等起兵，事甫定，霆因綏撫之。鎮江都統趙勝辟為計議官，時李全寇鹽城，攻海陵，勝出戍揚州，屬官多憚從行，霆慨然曰：「此豈臣子辭難之日！」至揚子橋，人言賊兵昨日在南門，去將安之，霆竟至南門，以帥憲之命董三城事。勝次第出城接戰，霆必身先士卒，大小十八戰，無一不利。奪賊壕，築土城，焚城門，賊氣為懾。差知應州兼沿邊都巡檢使，樞密院命節製黃莆後營，彈壓諸道軍馬。諸道兵二十萬將往收復楚州，霆帥所部為掎角之助。

大帥薦之，召試為閤門舍人。入對言：「恢復之說有二：曰規橅，曰機會。顧今日之規橅安在哉？守令所以牧民，而惠養之未加；將帥所以御軍，而拊循之未至。邦財未裕，而楮券之弊浸深；軍儲未豐，而和糴之害徒慘。官有土地而荒蕪，民因賦役而破蕩，獄訟類成冤抑，銓曹率多淹留。薦舉無反坐，貪徒得以引類而通班；按刺不徇公，微官易以迕意而連譴。以言郡計，則紛耗於囊橐包苴；以言戰功，則多私於親昵故舊。至如降卒中處，養虎遺患，輕敵開邊，以肉餧虎。夫以規橅之切要者而不滿人意如此，臣敢輕進恢復之說以誤上聽哉？凡臣之所陳者，誠播告中外之臣，悉懲其舊而圖其新。規橅既立，然後義旗一麾，諸道並進，臣力尚壯，願效前驅。惟陛下堅定而勉圖之。」帝稱其言可采。升武功大夫，出知濠州，賜金帶。至州，節浮費，糴粟買馬，以備不虞。尋差知安豐軍，臣僚上言：「王霆在濠，人甚安之，不宜輕易。」詔再任濠，職事修舉，特轉橫班。諸使交薦之。

北兵至浮光，其民奔遁，相屬於道，朝論以為霆可守之，乃知光州兼沿邊都巡檢使。冒雪夜行，倍道疾馳至州，分遣間探，整飭戰守之具，大戰於謝令橋，光人遂安。督府魏了翁以書來慰安之，以緡錢十萬勞其軍。霆以召，尋為吉州刺史，仍知光州。霆固辭，丞相鄭清之、制置使史嵩之皆數以書留霆，霆不從，且曰：「士大夫當以世從道，不可以道從世也。」

再授閤門舍人，尋為達州刺史、右屯衛大將軍兼知蘄州，不赴。尋遷淮西馬步軍副總管兼淮西遊擊軍副都統制。論遊擊軍十事，不報。提舉崇禧觀。知高郵軍，流民弟邦傑聚眾三千人為盜，霆剿其渠魁，餘黨悉散。時議出師，和者甚多，霆以為：「莫若遣間探覘敵情，如不得已然後行之；否則無故自蕩其根本，是外兵未至而內兵先慘烈也。」諸軍畢行，惟高郵遲之，境內賴以安全。由是與時迕，而讒者益眾。

提舉雲臺觀。執政期論邊事，且謂朝廷即有齊安之命。霆曰：「秋防已急，邊守不宜臨時更易，盍少需之。」乃授帶行左領軍衛大將軍，充沿江制置副使司計議官，霆乃撰《沿江等邊志》一編上之。制置使董槐、鄧泳交薦之，差知壽昌軍，改蘄州，建學舍，祠忠臣。嘗歎曰：「兩淮藩籬也，大江門戶也，三輔堂奧也。藩籬不固則門戶且危，門戶既危則堂奧豈能久安乎？」於是貽書丞相杜範，乞瞰江審察形勢，置三新城：蘄春置於龍眼磯，安慶置於孟城，滁陽置於宣化。不報。卒。

初，其父析業，霆獨以讓其兄。處宗族有恩意，嘗訓其子弟曰：「窮理盡性，學之本也。」有《玉溪集》行於世。

論曰：吳昌裔訪道東南，一何勤哉！故其造深醇，見諸事功者，足以知其學無雜也。汪綱之遺愛在越，先民所謂擇賢久任者，固不我欺矣。陳宓以宰相子，論諫之直，於今有光。王霆通兵家言，而謂不可以道從世，此古人謀帥貴乎「說《禮》、《樂》而敦《詩》、《書》」也。

此元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